

B 5307

根本秘密

巴·巴若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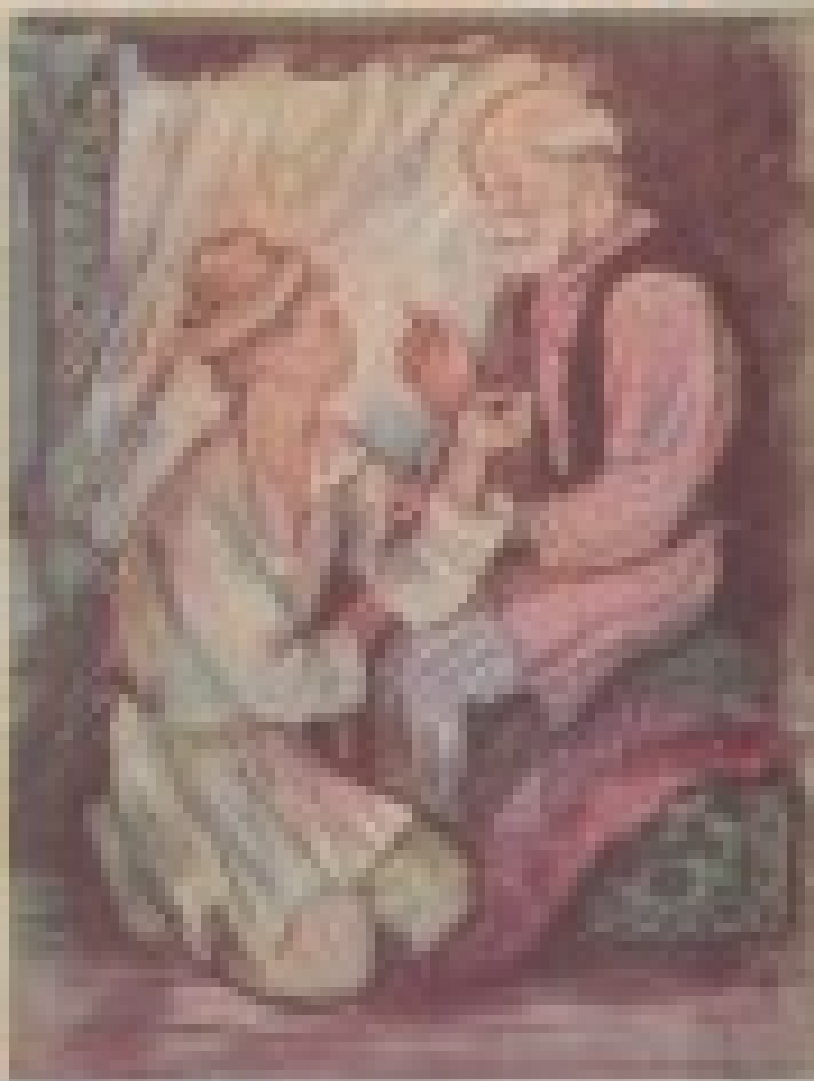
李俊民譯



根本秘密

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

（六）（七）（八）（九）（十）



烏拉爾傳說集

根本祕密

巴·巴若夫著 李俱民譯

北新書局出版

П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-
1. 根本秘密
 2. 鑽石火柴
 3. 生翅膀的伊凡珂
-

原 著 者	巴 · 巴 若 夫
翻 譯 者	李 俠 民
出 版 者	北 新 書 局
	上海復興中路五四一號
發 行 者	童 麟 書 店
	上海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十月二版
印數：3001—6000

書 號：(21)
定 價 3,500 元

根本秘密





關於我國古代的茲拉托烏斯托夫斯克工廠（註一）的花鋼（註二）的傳說，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，但老是有兩種各趨極端的說法。

它的來由，你得明白，是這樣的……還是在農奴時代，我們的老前輩鍊成了這樣的一種鋼，使當時別的鋼在它的面前黯然失色。在那些年代裏，廠裏正充塞着很多的德國監視人和寄生蟲。那些德國人，自然，想把這個發明據爲己有。他們就發出消息：「那種花鋼是我們發明的，俄國的師傅是我們教導出來的。」只是礦務學校的工程師阿諾索夫不許他們這樣胡說。他印行了許多小冊子，說明茲拉托烏斯特的花鋼的冶煉根本沒有德國人在內。德國人呢，自然不肯放鬆。「反正一樣，」他們說：「俄國人的花鋼都是按

（註一）茲拉托烏斯托夫斯克工廠——在烏拉爾南部茲拉托烏斯特城。該城位置在車里雅賓斯克城的西南。「茲拉托烏斯特」原意是產金的河口。

（註二）花鋼——又名達馬士革鋼。這種鋼起源於敘利亞京城達馬士革，是一種有花紋的、最宜製造刀劍的鋼。

照着我們的成份冶鍊的。」但阿諾索夫把他們這一點也駁掉了，並且認為茲拉托烏斯特的花鋼和德國人的鋼不一樣。他還補充說：如果一定要尋求我們的花鋼底來源，那就只能說是：存在於巴希吉爾人（註）或者別的東方的民族那裏偶然遇到的古舊刀劍之中。關於淬火的方法，也是一樣，完全和德國人的不同。

德國人看見：這一個圈套拆穿了，就開始製造另一個。他們最注重的事，就是使俄國最高當局不要想到我們的師傅也能發明好東西。德國人就抓住了關於巴希吉爾人的刀劍這一點，開始添油加醬。看來，在當時我們俄國人中間，有種摩登的信念還未消除，那就是：我國一切有用的東西一定是從外國傳來的。德國人傳播出這樣的謠言來，說是阿諾索夫在外面騎馬或步行了好幾年，到各種巴希吉爾鐵匠的皮帳幕裏去探訪，終於在一個鐵匠那兒學會了冶煉花鋼。有些更喜歡噁舌的德國人，索性把這事情說得天花亂墜：彷彿阿諾索夫在這個鐵匠手下當了好幾年助手，而且是準備和鐵匠的

女兒結婚或者已經和她結了婚，總之阿諾索夫就是用這個辦法討得了鐵匠的歡心，因此探得了他的祕密。

阿諾索夫，也許，喜歡人家這樣地描寫他，他並不做聲。所以從那時起，德國人那個好像沒有袖子的背心一般的謊話就開始流傳下來：冶煉花鋼不是阿諾索夫自己發明的，他做效了別人的祕密方法，而且這方法是用欺騙手段取得的。對於我們工廠的師傅呢，德國人一句話也沒有提起。只是說工廠裏給師傅們運來了現成的材料，他們才開始製造罷了。那是用不着他們發明也用不到他們焦慮的。

只是沒有袖子的背心——終究是沒有袖子的。一脫掉外衣——馬上叫人家看到了手臂。但無論如何，直到現在為止還是有某些人弄不清楚這一套謊話。他們會這樣惋惜地提到阿諾索夫。他們會說：啊，這是怎樣的一個人啊？他竟不惜犧牲六、七年的辰光在草原上做浮浪漢，不惜和鐵匠的女兒

(註) 巴希吉爾人——一種信回教的民族。他們住在烏拉爾南部。以馬術和製造刀劍著名。

打交道，這才探得了祕密。但這種人不明白，阿諾索夫是礦務學校裏的工程師。這樣的人在當時不是成百個計算的而是成十個計算的。他在工廠裏不是閒坐着的。這樣的人出去一月或是兩月就要請求過長官才行，你想，怎麼能到草原上去逛蕩幾年！誰能相信這種鬼話，而且誰會放他到住在巴希吉爾皮帳幕中的鐵匠那兒去學冶鋼？在當時的情況之下誰會這樣做？聽了這種鬼話不但叫人好笑，而且還有一件事實像鉤子般妨礙着它（註一）。這個「鉤子」是絕對可靠的。你無論如何也掙不脫的。不論你怎麼樣歪曲，這發明還是在我們這一岸，在茲拉托烏斯特，你自己就會說：

「真的。這花鋼既然在這裏誕生，就得在這裏埋葬。」

這一個「鉤子」有幾個老頭子知道得很詳細，他們有另一種說法。

當阿諾索夫來到我們這裏的時候，真的，德國人在工廠裏還有很大的勢力。只是大家立刻看出來，他不很懼怕德國人而且毫不附和他們。工人們，自然，都很高興。年青一些的工人甚至完全信賴了他。

「他會顯出顏色來給德國人看，等着吧，他會設法把德國人趕走。因為他年青，又有官職。那就是說，他很有力量。」

有些工人說道：

「顯顏色——是不會顯的，但他會庇護我們衆弟兄。因為他是自己人——俄國人，而且看上去他對工廠裏的事務，是通曉的。我們應該爲這種人努力。」

但是農奴時代的老工人們在過去都是受够了慘痛的教訓的，因此他們不肯輕信別人。

「努力怎麼不可以努力，」他們說：「但是對他一下子寬衣解帶（註二）却不應該。誰掌握着『根本祕密』的，得等待一下才是。俗語不是瞎說的：和貴老爺一路走，切勿忘記，到末了終要分手的。」

（註一）這裏原文「扎采普卡」的意思是鉤子或者障礙物，作者把它兩用。

（註二）寬衣解帶——意思是把機密祕將向阿諾索夫公開。

年青人不願意聽他們這種話，喊道：

「老頭子，你們說話怎麼不憑良心！」

但老年人堅執地說道：

「我們比你們有經驗得多！我們知道：貴老爺會請你吃鞭子、吃棍子或者『遊綠街』（註），但你對他呢——却是沒奈何。那就是說，有『祕密』的人必須等待而又等待。」

但無論如何有一點大家都同意，那就是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。那時候鋼的產量還很小，但在那些煉鋼的舊教徒中有一個能幹的希維卓夫老爹。他已經衰老到極點，好容易才能跨動雙腳。他用自己希維卓夫家人中的一個小伙子做助手一起煉鋼。因為當時的規矩就是這樣，各種技藝總是由做爸爸的傳授給兒子，做爺爺的傳授給孫子。

老頭子常常煉出很好的鋼來，只是每一次鋼的性質各不相同——他好像在鑽研清某一種東西。那些德國監視人，大概，暗中注意到了這一點。第

一樁事情就是從老頭子那兒調走他的助手，把小伙子趕到遙遠的工人宿舍裏去，另外派一個威廉或者是菲烈之類去代替他的職位。但老頭子也有對付的手段：他開始任意地煉鋼，只要煉出來就是。於是這位希維卓夫老頭子仔細地觀察過阿諾索夫，然後對他說道：

「如果您需要，我可以煉出極好的鋼來，只是您得給我一個能夠完全信託的助手，這個威廉——菲烈我無論如何不要。」

接着又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他。阿諾索夫仔細地聽完了他的話，說道：「好的，老爹，我幫助你把你的孫子調回來，那個德國助手，就讓他們德國人自己去教他們能夠教會的本領吧。」

很快地阿諾索夫和德國管理人員爭吵起來了，他說：「爲什麼把廠裏的事情弄得顛顛倒倒的？我們請你們來並不是爲了叫你們的孩子來向我們的事

（註）「遊綠街」——這是農奴時代的一種殘酷刑罰，兩排士兵相對站立，各人手中拿着棍子或皮鞭，犯人從人巷中拉過時，兩旁的棍子就打下來，直打到拖出這條巷子才止。

師傅學習。」德國人分辯道：「我們並沒有向老頭子那兒學到什麼。」呸，無論如何，他們讓了步。年老的希維卓夫高興得了不得，但那位年青的希維卓夫呢，更加快活。祖孫兩人用出全副力量來工作，阿諾索夫鼓勵他們道：

「努力啊，老爹！」

老頭子非常興奮，

「給我一個期限。我給你煉出像古代的巴希吉爾腰刀一樣的好鋼來。看見過嗎？」

事情就這麼樣開了頭。這句話正巧打中了工程師的心坎，因為阿諾索夫正在研究古代刀劍。阿諾索夫非常高興，當衆宣佈道：

「如果你煉出這樣的鋼來，我就一定設法把你和你的孫子贖出奴籍。你相信我好了！」

那還有什麼說的，在這樣的允諾下，人們會怎樣地努力啊！希維卓夫老爹從他的祕密箱裏取出了好幾種礦石，在鐵研子裏研碎了，把它們暗暗撒在

每次冶煉着的鋼液裏。他努力在阿諾索夫不在跟前的時候這樣做。他的孫子問道：

「爺爺，你撒的是什麼粉末，爲什麼要瞞過阿諾索夫？」

老頭子解釋道：

「你質問的對，孩子，在阿諾索夫前面我自己也覺得羞愧？但我不得不這樣做。我那過世的老爸爸曾經叫我發誓，叫我到死也不要把這煉鋼的祕密洩漏給任何人。只有到了臨死的時候才能把這祕密傳授給可靠的人，而且這個人必須是自己人——必須是農奴，決不能是貴族。雖然是一個極好的貴族也不行。」

祖孫兩人就這樣瞞着阿諾索夫煉起鋼來。老頭子摸到了一條可靠的煉鋼門徑，但卻沒有走到頭，有一次他正煉着鋼，忽然對他的孫子說道：

「我們快回家去。看來，我已來不及煉出我的『自由』，祇得一輩子做農奴了！」

兩個人回到家裏。老頭子第一樁事情就是叫孫子發誓。和他自己向爸爸所發的誓言一模一樣。只加添了一句：

「但是，如果獲得了自由，那就可以任你自己的意思自由行動。」

接着老頭子打開了自己的祕密箱，裏面放着各種礦石。他說明，在不够的時候，什麼石頭可以到什麼地方去找。又告訴孫子，用哪幾種石頭可以增加鋼的硬度，用哪幾種——可以增加彈性。一句話，按次序說明了，然後又說道：

「現在我已不能再多說這些事情了，快去叫神父來！」

他的孫子照他所吩咐的做了——老頭子支持不了多久，就在當天晚上死了。年老的希維卓夫師傅下了葬，年青的希維卓夫師傅替代了他的位置。小伙子很結實，力氣很大，而且有工作經驗。自然囉，他不用助手獨個兒鑽研着，循着老爺爺摸出來的大路，不斷地前進。阿諾索夫呢，也不是閒坐着的。他把希維卓夫冶煉出來的鋼液加以研究，怎樣使它淬煉得更好。他研

究了很久沒有結果。但是，終於達到了目的。工廠裏的鐵匠教導了他。

於是，當這種使我們的工廠馳名全球的花鋼終於冶煉成功的時候，阿諾索夫，也許，還沒有注意到這種鋼是在老頭子死去以後煉成的。

但無論如何，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諾言，開始爲年青的師傅請求贖出奴籍，工廠裏並不是很快地給他自由的，臨了還叫小希維卓夫允許廠方決不上別的工廠去。小希維卓夫，自然，允諾了他們，但心中暗想：如果不能出工廠，這算是什麼自由！而且那時候又發生了一樁不快的事。

這位年青的小希維卓夫，因爲工作的關係常常上阿諾索夫家去。那時候阿諾索夫早已成了家。家裏有好幾個孩子而且還有一個服侍他們的叫做露莎的姑娘。那姑娘是阿諾索夫的女人隨身帶來的。而小希維卓夫呢，恰好看中了這位姑娘。小希維卓夫的家人們勸告他道：

「你瘋了嗎？她是阿諾索夫太太的女奴。他們哪裏肯把她送給你！而且你爲什麼不選中一個本地的姑娘？自己工廠裏的姑娘難道還少！」